

GONGAN QIANYAN ZUOJIA ZHENTAN WENXUE ZUOPIN XILIE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

风生水起

陈玉岭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GONGAN QIANYAN ZUOJIA ZHENTAN WENXUE ZUOPIN XILIE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

风生水起

陈五岭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生水起/陈玉岭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7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1109 - 756 - 6

I. 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0331 号

风生水起

FENGSHENG SHUIQI

陈玉岭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5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ISBN 978 - 7 - 81109 - 756 - 6/1 · 029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

www.poreclub.com.cn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44)
第四章	(59)
第五章	(81)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45)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90)
第十一章	(214)

第一章

1

从京广线顺着陇海铁路往东，放眼望去，是几百里望不到边的一马平川，坐火车大约四个小时，就是闻名遐迩的远功市了。造物主也真是神奇得很，一路上平平坦坦，像刷子刷过一般的平原沃土，一到远功便就有了山峦起伏，草木葱茏。一条大河从远功市中心流过，将远功一劈两半，这样远功市也就顺理成章地分为河西区和河东区。河东是行政区，河西是商业区。据说这条河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先是被称为随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为齐河。正因为这里有山有水，气候湿润，土地比较肥沃，便成为方圆几百里最富饶的地区。因此，人口密度比较大。从古至今，一些流浪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大都在这里安了家。所以当地便有一首民谣：走千走万，好不过齐河两岸。

远功市属于省辖市，管两区四县。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所以想到远功任职的官员也就趋之若鹜。大凡来远功上任的，即使平调，在外人的眼里，也算是高升或重用了。那么刘湘从黄北县一个贫困县的副县长，一下子擢升到远功市任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这就犹如一个运动员的三级跳，既有悖常理，也令多少人费解。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因素？有人甚至认为或许刘湘真的有什么来头。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还是在一年前，省委领导去当时刘湘所在的黄北县考察工作，要他们县里汇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情况。当时正好县委书记在省委党校学习，县长因阑尾炎住院动手术，加上遇到这种事情，汇报不好，谁都怕担责任，其他人唯恐躲避不及，所

2 风生水起

以只能由抓该县财贸工作的刘湘汇报了。他本人是部队院校的大学毕业，再加上在基层实践多年，对改革发展自然有自己的一套独特见解。他从政情谈到民情，从国际谈到国内，从我国加入 WTO 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讲到该县面临的种种问题及应对措施，谈得头头是道，很受省委领导的赞赏。再加上当时省委正准备把远功市作为内陆省份改革开放的试点，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市的领导班子，让一些有知识、有闯劲的干部去远功锻炼，结果领导就看上了刘湘。经考察，刘湘本人的政绩不错，口碑也很好，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刘湘只身来到远功。他是个沉稳而不爱张扬的人，先下乡熟悉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才给黄北县的妻子甘心茹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工作忙起来的时候，还显不出什么，可一到晚上闲下来就感到特别孤独。这边的条件比那边好多了，你也过来吧，反正什么活也不用干了，你好好看病，调养身体。工作上的事就按病退算，我已经跟有关部门联系好了，等你来了，再找一个保姆，照顾你兼管家务。

妻子接到电话后就嘤嘤地哭起来，说：“刘湘，这几年我拖累你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看来当初我爸没看错你。”

刘湘说：“你好好休息吧，别想那么多，过两天我就回去接你。”说完挂了电话。

等刘湘回黄北县去接妻子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这中间他又忙于带一个代表团去苏州考察，回来后才急如星火地赶到黄北。接来妻子，组织上给他在市委后院安排了一栋住房，独门独院，上下两层，是专门给常委居住的，两层合起来，大小房有七八间。宽敞是很宽敞，只是里面的家具有些陈旧，沙发外包皮是布的，办公桌已露出了本色。行政科的副科长小张征求他的意见，问换不换一套新的，他委婉地拒绝了。并非是他不想要新的，因为他刚到这里不久，想留一个好名声。他笑着说：“小张，谢谢你的美意，这家具不是很好吗？能将就着用就行了。我工作较忙，爱人有病，麻烦你在劳务市场给物色一个保姆，把家照顾好，也就免除了后顾之忧。保姆的其他条件都好说，主要是老实可靠。”

一声“麻烦”，把小张说得心里暖融融的，他感到刘湘和别的领导不一样，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对刘湘交办的事也格外上心。三天后的一个黄昏，当小张给他带来一个名字叫刘茵的小保姆时，刘湘一时竟愣住了。他有点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叫什么名字？”

“刘茵。”小张又重复了一句。

这时刘湘才注意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他感到很纳闷，这个女孩的名字不仅和自己上大学的女儿重名，而且长相还有几分相似，只是女儿多了一些天真活泼，而眼前的这个女孩眼睛里透出的则是哀怨。他知道只有生长在农村吃过苦而且过早地懂得生活的孩子才会这样。这时电话铃响了，办公室通知说市委书记从省城回来了，马上要召开常委会研究工作。刘湘拍了拍小张的肩膀，点了点头，表示对这个小保姆的认可，就拿起皮包，走出了门外。

2

自从小保姆刘茵来到之后，刘湘的家里渐渐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间该打扫的都打扫了，地板和卫生间该拖的都拖了，饭菜也是按甘心茹的要求去做的，只是做饭做菜的口味还差了点，不过这不要紧，反正是家常饭，小保姆刘茵天资聪颖，看什么会什么，很快就会得心应手，这一点不用担心。

刘茵是个爱整洁的人，因此室内、院外总是收拾得很干净，这令甘心茹很高兴。刘茵很少说话，一有空总是找活干，即使闲下来，也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或看杂志。她很少看电视，不是不愿意看，而是怕弄出声响来惹主人不高兴。甘心茹才刚刚四十岁出头，家庭条件优越，一个女儿又上了大学，按说应该还是比较满意。可是她偏偏得了类风湿病，心脏也不好，还有间歇性癫痫。晴天还好，一到阴雨天，浑身钻心似的疼，因此脾气就很差。刘茵小心翼翼地做事，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家里来了客人或有人汇报工作时，总是很知趣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将门关好，单就这一点，刘湘就很

4 风生水起

满意。

且不说刘茵很忠于自己的职责，干活无可挑剔，单就让人看一眼她那青春靓丽的模样，心中也会激起幸福的涟漪。

刘湘实在想象不出来，世上的事情会是那么巧合。刘茵的长相太像一个人了，那就是他中学时代的女同学柳桂芝。上天也真会捉弄人，这时候把这么一个女孩送给他，让他想起了初恋，一份二十多年前留在他心中时时撞得他心疼的记忆。

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秋天，刘湘高中毕业了，只差三分没有考上大学，心里沮丧极了。他家祖祖辈辈是农民，父亲唯一的希望是他能够上大学，将来出人头地。在当时上大学与不上大学可大不一样，那可注定了一辈子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分水岭。他已经参加高考两年了，上年差了五分，如今又差了三分。这要命的三分，也的确令人烦恼。这种打击是沉重的，他在床上睡了几天，觉得实在没脸见人。他父亲见儿子这样，尽管心里有气，但也不便于责备。

刘湘兄妹四人，三个妹妹，家中只有他一个儿子，因为家贫，三个妹妹都提前辍学了，父亲只供这个儿子。如今儿子上大学的希望已成泡影。按他父亲的意思，家里再穷，还想供儿子明年再考一次，实在考不上也就死心了。可是刘湘的精神压力太大，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再继续学习一年，考大学的把握也是说不准的。正在这时，他的同学柳桂芝来看他了。柳桂芝没有参加高考，确切地说，她根本没有想去上大学。按说她的学习还是很好的，可临到高考的时候，母亲突然瘫痪在床。母亲的瘫痪和父亲的被批斗有很大的关系。她家出身贫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上级号召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柳桂芝的父亲弄不懂什么意思，在一次开会后他说了句：“俺家六圈都有。”说过还扳着指头数：“猪圈、羊圈、鸡圈、鸭圈……”这下可惹下大祸了。从此把他列为“牛鬼蛇神”批斗。父亲整天挨斗，母亲担惊受怕，从那以后落下了一身病，一听说开会就浑身发抖。

父亲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年去世的，从此柳桂芝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的突然瘫痪，也就彻底粉碎了柳桂芝的大学梦。即使

她考上大学，母亲谁来照顾呢！她上无兄姐，下无弟妹，独自一人怎么能忍心丢下苦命的母亲。所以她索性连高考都没有参加。

柳桂芝和刘湘是从高中开始同学的，小学和初中阶段，他们各自都在自己的家乡完成了学业。高中三年的时间也是很快的，一晃就过去了。两个人虽然没有谈情说爱，但彼此都在自己内心装着。最使柳桂芝感动的是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刘湘骑自行车走了四十多里路到她家去找她。当他刚推开柳桂芝家屋门的时候，简直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柳桂芝不知干什么去了，她母亲倒在床前，口吐白沫，奄奄一息，十分危险。刘湘二话没说，找个架子车抱了床被子垫上，拉着柳桂芝的母亲就往卫生院跑。她家离卫生院六里路，又是夏天，赶到卫生院的时候，刘湘浑身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经医生诊断，柳桂芝的母亲患脑血管痉挛。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可能就会造成脑出血死亡。正是因为这次事件，柳桂芝母亲多次对柳桂芝说：“你那个同学真是个好人，将来能报答人家一定要报答。”

从那以后，柳桂芝也就把刘湘当成亲哥哥，无论有什么事，总是先跟刘湘说。由亲近继而变成爱慕了，不过谁也没有表露出来。刘湘没有考上大学，其实柳桂芝比他心里还难过。她听说刘湘在家睡了几天，就专程来看望他。

柳桂芝的到来使刘湘的心情好了许多，不过说起话来总还是唉声叹气的：“我对不起你桂芝。”嗟嘆了半天，刘湘就说这么一句话。

柳桂芝就有点生气：“说什么对不起，原来我以为你是很坚强的，今天看到你这个样子，才知道你是个懦夫。考不上大学又怎么啦！写过《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不是没有中了举人；李时珍也没有什么功名，可是他的《本草纲目》却是传世之作。再看看当代大数学家华罗庚，没有上过大学，不照样闻名中外吗？关键是你怎样看待生活、看待人生。只要心中树立起信念，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柳桂芝的一席话，简直把刘湘说愣了。她平时是个很腼腆的姑娘，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啦，说了这么多入情入理的话。

“那我能干啥？找工作没有人帮忙。上了这么多年学，知识是

6 风生水起

学多了，身体反而懒了，一辈子在农村干活，我就是不甘心。”刘湘说。

“那你就去当兵。部队是个大学校，就凭你有知识有文化，一定能混出个样子。你有一个姑父不是在公社武装部当部长吗？就让他帮忙。”

柳桂芝这一点拨，刘湘顿时省悟，几天来的苦闷一扫而光。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上去拉住柳桂芝的手：“太谢谢你啦，我的好妹妹！”

刘湘的突然举动闹了柳桂芝一个大红脸。当着刘湘家人的面，她甩掉刘湘的手，连声说：“你看你那样子……”扭头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刘湘体检、政审合格，再加上他姑父极力推荐，刘湘被批准入伍了。他穿上了绿军装，离开家乡的前一天傍晚，柳桂芝和他道别，两人沿着村边小路缓慢地行走，谁也没有说话。这种离情别绪，虽有说不完的话语，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黄昏时分，家家户户正是做晚饭的时候，袅袅的炊烟在暮霭里飘散着，使乡村的傍晚变得亲切而生动。天渐渐地暗了下来，两个人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走着，来到村边的一条小河旁，柳桂芝的身体也慢慢地靠了过去。她柔声说：“刘湘哥，我们就在这里坐会儿吧。”

刘湘看着眼前的柳桂芝，暮霭正从她身边一圈一圈地散开去。她围着一条红色的纱巾，在夕阳的辉映下，如一团燃烧的火焰。这时刘湘的幻觉出现了，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在夕阳涌动的光影里，他的身边犹如开放着一朵硕大的玫瑰，而柳桂芝就在花的中间坐着，如梦如幻，显得神秘而美丽。

刘湘被眼前的感觉迷住了，眼睛怔怔地看着柳桂芝，什么也不说，如老僧入定一般。直到柳桂芝拉了拉他的手：“你这是怎么啦！”他才回过神来。

“你真美，我的好妹妹。”刘湘说完，下意识地抱住了柳桂芝的腰。两个人随即倒了下去，然后他的双手就在柳桂芝的身上胡乱地摸起来，他的嘴也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唇上啃着、吻着。柳桂芝没有回避，而是迎了上去，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怀里，仿

佛世界都已经静止了，只有心脏在怦怦地跳动。刘湘就把手伸进她的衣服抚摸着，然后慢慢往上移，他触摸到了两座坚挺而又柔软的小山。当刘湘试图去解她的腰带时，柳桂芝坚决制止了他：“刘湘哥，别这样，让我们都在心中保持一段美好的回忆不好吗？我等着你。”

这时刘湘的手停止了动作，两人躺在被风霜浸染过的土地上。此时的柳桂芝有点伤感，说话的声音也是哀婉的，“刘湘哥，你这一走山高路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一定混出个样子来。可千万别忘了家乡有一个时时牵挂着你的妹妹啊！”柳桂芝呢喃着。

“不会的，我对天发誓，如果我变了心，就让……”柳桂芝上去捂住了他的嘴。

这个傍晚就这样一直被定格在了刘湘人生的记忆深处。

3

刘湘参军的部队就在省城，部队的的生活是紧张而又艰苦的。新兵连三个月的超强度训练和学习，简直使刘湘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他咬着牙坚持着，从他走进部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未来和柳桂芝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柳桂芝离别时的一席话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和鞭策。所以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不顺心的时候，那些话就会响在耳畔。他入伍已经几个月了，很想念柳桂芝，可以说想得肝肠寸断。可是他一直没有收到柳桂芝的来信，有些莫名的烦闷，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一方面在心里想入非非，一方面考虑今后的前程。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绿色方队，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以至于以后应该怎么走呢？如果走不好，服役期满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那就等于在部队白混几年，什么也不是。

怎样才能走好呢？这是刘湘时时刻刻思索的一个问题。部队是个大学校，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出人头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在他昼思夜想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柳桂芝的信，他怀着欣喜的心情

8 风生水起

拆开信一看，愣住了，信上只有一句话：“你如果能猜出来这个谜底，那就是我对你的期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打一个字’。”他有点不解：都啥份上了，还捉迷藏。这个成语他想了整整一个星期，想得头都疼了，他在纸上把无数个汉字拆了写，写了拆，终于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忍”字。

这个字谜一猜出来，他突然有了一种感悟。心上插一把刀才叫忍。既然如此，有了忍的精神，那还有什么苦吃不了呢？这时他才理解柳桂芝不给他写信的良苦用心。从那以后，脏活重活争着干，星期天不休息主动做好事。

一个人一旦有了奋斗目标，就会全身心地投入。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军区大院的下水道堵塞了，整个院子都被臭气弥漫着。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等战士们睡熟了，刘湘二话没说，找来铁锹，把下水道的水泥盖掀开，从晚上十二点，一直干到次日早上六点，六个小时，他疏通了一百多米的下水道。下水道臭气熏天，他有点顶不住，胃里的东西直往上撞，他就戴上口罩，又用毛巾捂住，还是有些吃不住劲。他索性把衣服脱了，只剩下个裤头，他想起了“心字头上一把刀”那个“忍”字，咬着牙干了起来。他一边干活一边想着小时候在家和父亲一起挖自己院子里粪坑里沤的农家肥。这么想着想着，就不感到是在挖下水道的污物了，那臭气自然也就感觉不那么厉害了。

八月的天气，尽管是夜晚，暑气已消退了不少，但仍然闷热蒸人。六个小时，刘湘身上出的汗就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刚刚开始劳动的时候，有一股精气神在支撑着，眼看着下水道的污物清理完了，他心里一松劲，不料想竟一头晕倒在地上。幸好被出早操的战士发现，他被送进了卫生队。

刘湘的这个举动一下子在军区大院传开了，这不是活着的雷锋吗？先是各级领导去卫生队看望他，接着军区党委就作出了“向模范战士刘湘学习的决定”。这一下刘湘红了，他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但他是个低调的人，心里的事从不表现在脸上，于是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出于什么动机，为了挖下水道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他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笑笑，“那是应该干的”。接着军区的小报

就以“生命的壮歌”为题报道了刘湘的事迹，并加了编者按。

一段时间以来，军区的食堂伙食搞得不好，卫生条件也差，不少干部战士有意见。军区领导从关心战士的生活出发，专门研究了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扭转这个局面。怎样扭转？后勤部门的领导决定换人，大家一致同意让刘湘去炊事班当班长，这对刘湘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刘湘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走马上任后，就狠抓了一下伙食的调剂和卫生环境，不久面貌大变。

刘湘干了这么两件露脸的事，命运的大门开始为他敞开。正好军区甘子玉副司令员的家属回老家办事，要求后勤派一个战士为他临时做做饭，整理家务。给领导服务，可得要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战士。经研究就让刘湘去了。

虽然为甘副司令服务只有三天，可刘湘认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一个小小的战士平时怎么能有机会接触到副司令员。他先是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又问甘副司令员的警卫员，平时甘副司令员爱吃什么菜。当他听说甘副司令员爱吃羊肉水饺和鱼时，晚饭后他趁着炊事班没人，就拿出一条羊腿剔了骨，用刀剁碎，放上佐料，制成了羊肉馅，然后又带了一条红尾巴鲤鱼。

第一次去甘副司令员家，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做了一道红烧鲤鱼，又弄了三个素色素香的小菜。看到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甘副司令员食欲大增，很高兴地拿出一瓶五粮液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他还招呼刘湘坐下一块吃。刘湘摆摆手，说已经吃过了。一会儿，刘湘又给他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水饺，外加一碟蒜汁儿。甘副司令员一个劲地说：“好、好！”

吃过饭后，甘副司令员有饭后午休的习惯，他知趣地告退了。

三天的时间是很快的，刘湘恨不得将时间拉住。他变着法儿的给甘副司令员弄吃的，以便加深甘副司令员对自己的印象。每次去做饭，他总是从伙房里带些甘副司令员爱吃的肉或菜类，临走又把厨房弄得干干净净，把房子打扫一遍，他甚至连甘副司令员家的沙发套也给洗了。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晚饭后，刘湘擦洗完毕，想想也该走了，

可是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吗？终于他鼓起勇气，一个立正，怯怯地说：“报告，司令员同志，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知您老满意吗？”

甘副司令员正端着一杯清茶在喝，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椅子，“别急嘛，你坐下。”

刘湘巴不得有这么一句话，他觉得这个小老头很慈祥。甘副司令员问：“你的家在哪里？”

“黄北县。”刘湘回答。

“那地方不就是淮海战役的所在地吗？”甘副司令员一下子来了兴趣。他说：“我当年就在那个地方参加淮海战役的决战，还负了伤，多亏当地一个老乡掩护了我。老革命根据地的人厚道啊！”

甘副司令员这样说话，刘湘没法插嘴，他就直直地坐在那里，虔诚地听着。甘副司令员人很随和，问话也是跳跃性的：“小伙子，干得不错嘛！什么文化程度？”

刘湘说：“高中。”

甘副司令员问：“怎么没考大学？”

刘湘突然有一种被人剥光了衣服的感觉，感到太丢人，但又不能不回答。他不好意思地说：“差三分没有考上大学，我很惭愧，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说完眼圈红红的。

“唉，怎么能这么说呢？考得还是不错的嘛，我女儿离分数线差八十多分呢。当兵也很好，同样有前途嘛。”

接着甘副司令员话锋一转：“小伙子愿意在部队干吗？”这句话正合刘湘的意，他就赶紧说：“愿意！”还说想考军校，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刘湘也不知道那一刻他怎么那么多话，还说保证不给甘副司令员丢脸什么的。

甘副司令员听着，连连点了点头，“年轻人就要有志气。”

刘湘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甘副司令员的家。

过了不久，政治处一个干事下来了解刘湘的情况，了解得很仔细，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甚至还了解他有没有对象。通过调查了解，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反馈的意见虽然简单的不足二十个字：刘湘，男，二十一岁，政治表现好，身体健康，未婚。但这对刘湘

未来的人生走向却至关重要。没过多久，甘副司令员就把刘湘叫了去，没有客套，开口就问：“小伙子，可要给老夫说实话，有对象了吗？”

刘湘嗫嚅了半天，没有回答。甘副司令员以为年轻人害羞，就直接说：如果你还没有对象，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老夫就作一次媒，让女儿甘心茹和你处朋友。并说还给他争取了一个保送上军校的指标。

甘副司令员这样直率，这样突然，刘湘没敢正面回答，只说：“婚姻大事，让我跟父母说说。”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刘湘既兴奋又不安，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就给柳桂芝写了封长信，把所遇到的情况如实告诉她。信中还说，他很矛盾，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柳桂芝对他的帮助，不会忘记他们所立下的海誓山盟。不过信中也流露出如果这门亲事不愿意，得罪了甘副司令员，别说上军校，就是转个志愿兵也是不可能的事。他如一个溺水者，想抓住柳桂芝，让她出出主意。

信发出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收到柳桂芝的来信。刘湘有点绝望了，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和自己比较要好的副指导员，请他出出主意。副指导员猛地捅了他一下，“我当什么事，原来你小子艳福不浅。给副司令员当乘龙快婿，这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好事。三国刘玄德说过一句话，‘夫妻是衣服，衣服破了可以补。’你和柳桂芝仅仅是谈了恋爱，什么还不是，一咬牙也就认了。”

刘湘如释重负。军校还没有毕业，在甘副司令员的一再催促下，他和甘心茹就提前结婚了，主要是甘副司令员怕刘湘变心。而结婚后他才知道，甘心茹有间歇性癫痫病史，原先谈了几个，人家都不同意，所以甘副司令员在女儿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才从中做主将女儿下嫁给他刘湘。

后来刘湘探家时听人说，柳桂芝一直在家侍候母亲，不肯出嫁，三年后母亲病逝，她嫁给了一个农民，以后怎么样，就再也不知道了。

4

从记忆里退出来，刘湘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二十多年的往事弹指一挥间，尽管他现在已是副厅级干部，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农民的孩子了，但他觉得他活得很窝囊。白天他还冠冕堂皇、人模狗样地出入于公共场所，可每天一回到家就感到异常孤独。他和妻子甘心茹已经有十多年不过夫妻生活了。甘心茹的颐指气使，小姐脾气，以及生活方式都和他格格不入。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甘心茹动不动就说，他的一切都是她爸爸给的。这就极大地伤害了刘湘的自尊心。有一次两人发生口角，甘心茹又说了这句话，刘湘忍无可忍，“都是你爸爸给的，那么你爸爸的一切又是谁给的？你太欺负人了，我才不受你这一套！”说完，“啪”的把一个茶杯摔了。

这一下刘湘捅了马蜂窝，甘心茹又哭又闹，上去就狠抓刘湘的脸，刘湘一推，她倒在地上。原先刘湘以为没有多大问题，可是半天甘心茹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只见她口吐白沫，翻着白眼，腿脚抽搐。刘湘吓坏了，忙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才知道甘心茹间歇性癫痫复发了。听医生说，这种病尤其怕气。刘湘连忙给甘副司令员打了电话。甘副司令员此时已经离休在家赋闲，听说女儿病了，连忙赶到医院。当他听说女儿是旧病复发，心中就十分生气。女儿已经有多年没有犯过病了，他再三追问刘湘怎么回事，刘湘支支吾吾不敢回话。

甘副司令员有两儿一女，他尤其疼爱这个女儿，当初选择刘湘就是顾及到女儿有病，找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各方面都给他安排好，将来不至于让女儿受气。这一次他把女儿的犯病和自己的离休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一定是自己不在岗位了，刘湘的翅膀硬了，嫌弃女儿了，所以才生的气。想到这里，他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将刘湘骂得狗血淋头，并说：“下次再发生类似情况，和你没完！”

刘湘垂手而立，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好在这病也无大碍，过了几天也就好了。刘湘当着甘副司令员及家人的面，赔笑脸，说软话，把甘心茹接回家。

一场家庭风波虽然平息了，但夫妻间的感情却疏远了。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夜里，刘湘给甘心茹铺好床，让她休息，然后自己就抱了条毛毯到书房去睡。甘心茹上去把毛毯夺过来，用指尖戳着男人的额头，半娇半嗔地说：“我真恨死你了，你想着法儿气我，又这样甩我，你不喜欢我，当初为啥娶我？如今虽然女儿大了，可是我才三十多岁，就那么人老珠黄了，就那么难看了，吸引不住你了，你想离婚就明说，别这样让我活守寡好不好。”

甘心茹旧病初愈，刘湘也不想跟她计较什么，就说：“说这些让人扫兴的事干啥，今夜我就陪你睡还不行吗？”于是两人睡在一起，甘心茹就偎了上来，在他全身抚摸起来，刘湘刚有冲动，她就让上去，刘湘起身抱住她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甘心茹口吐白沫、翻着白眼的样子，心里就有了障碍，下面也就不行了，一连多次都是如此。

这是一个无法启齿的隐私，一段时间以来，刘湘为此很痛苦，他也曾想到离婚，可是他是个很传统的人，怕人说他忘恩负义，又舍不得女儿，就这样一直把痛苦压在心底。

还是他在黄北县当副县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人去山东一海滨城市招商引资。招商的老板正是他部队的战友。如今这位战友已是今非昔比了。他们兄弟三人合力开办了一个年产百万吨的钢厂，效益相当好，别墅、汽车应有尽有，老婆也换了。正因为是战友，刘湘就想让他投资把黄北县倒闭了的铸造厂改建成钢厂。一来他的那位战友正想扩大规模，二来因钢厂污染严重，当地禁止扩大生产，所以他也乐意去黄北县，再者有老战友在当地当副县长，什么事情都好说些。

签好了投资意向书，战友非让刘湘多住一晚上不可，原因是两人十多年不曾见面，想好好聊聊。刘湘就让其他人先回去了，那位战友就到水浒村饭店要了一个雅间，和刘湘边喝边聊。

往事不堪回首，十多年过去了，战友大多杳无音信互不来往。